

論慈利雄黃肖開禁狀

謹案慈利縣東與石門交界地方土

山排連四洞老洞二新洞二皆產雄黃舊志云以爲利山

麓卽臨溪流故酈道元水經注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

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者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

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黃水爲九澧之一後魏零陽縣卽

今慈利地是該處出產雄黃隋唐以前卽有之又查慈利

志載產貴州者曰明雄僅作玩器惟慈產人約能除蟲蟻

其用甚廣出縣境二十二都爲異姓世業每屆冬初招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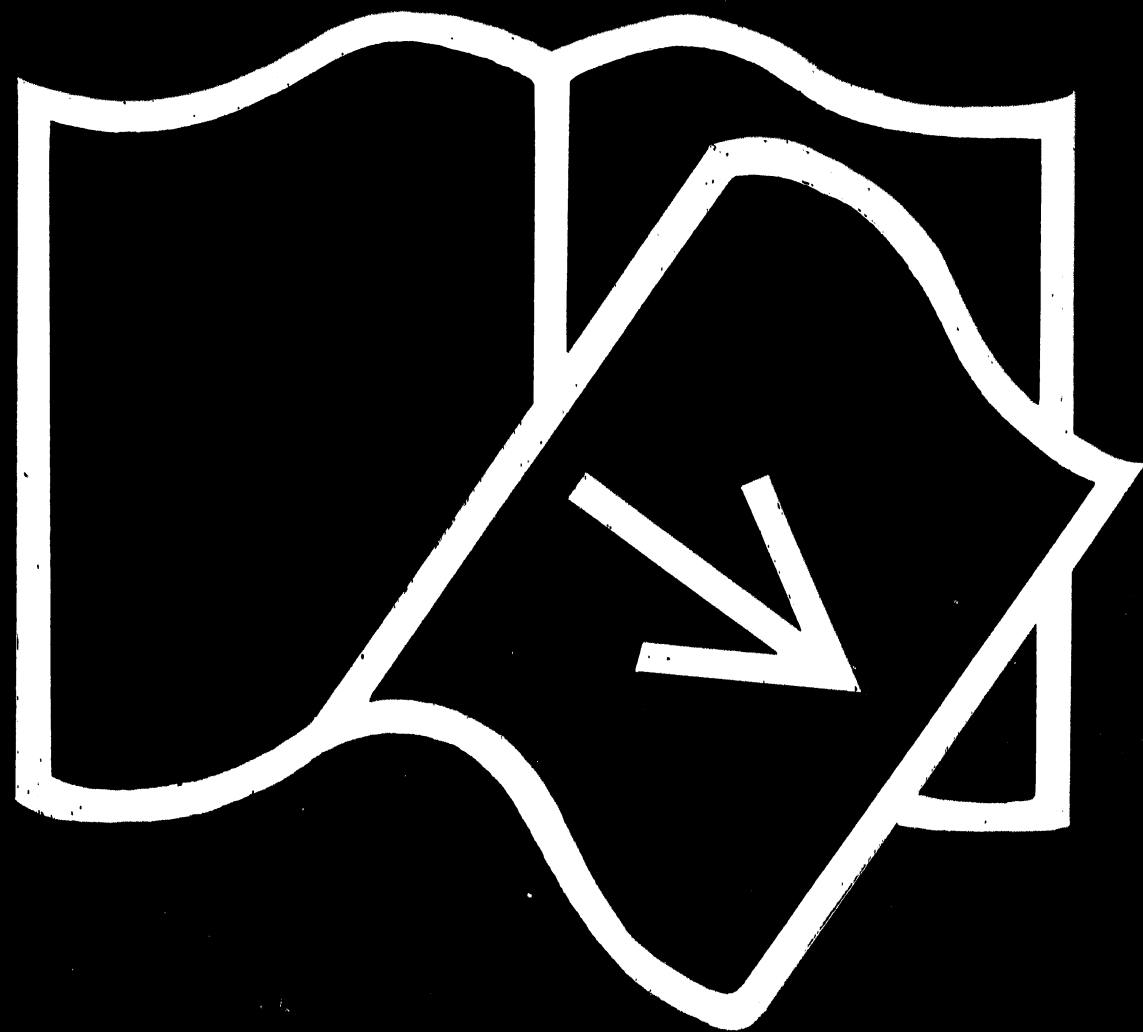
承繳入洞車水水盡取黃輒費千金云蓋異姓原本土司

故得世有其利相沿開採並無禁令嘉慶年間備因山主
吳姓爭採構訟經總令詳明封禁閱時既久禁亦漸弛私
採仍所不免節經前道暨本道申明舊章委員令同地方
官嚴行查封旋據石門縣民龔姓呈控單姓私採雄黃三
千餘石運至津市發售隨飭澧州查拏並稟明

撫憲批准照舊封禁爲時無幾後據山主吳姓與龔姓等
互以私採許控亦經批州嚴辦各在案查雄黃爲葯料所
需較私開金銀礦煎販硝磺例有明禁者不同惟因爭
訟不休且恐聚衆滋事設禁從嚴然利之所在人必趨之
每當冬晴水涸黃產暢旺之年所值不下數萬金附近山

民僑作其間食力謀生並非聚集爲匪豈能置之重典故
屢次查封而無知之徒往往冒禁採取卽崖崩窟塞躬蹈
不測之險而不懼此私採雄黃難於禁絕之實在情形也
本道詳悉籌思與其徒事查封有名無實不若因勢利導
化私爲官竊念湖南地方多有煤鑛鐵廠鉛礦等處雄黃
旣爲葯物所需無異煤鉄且石門津市各卡局又已抽收
黃釐今據弛其封禁聽民開採由官定立規條妥爲防範
自不致於滋事查礦洞低窪深遠春夏恒多積水如欲採
黃必先車水爲費甚鉅向由山主招人出貲謂之黃客設
立棚廠住募木山人夫車水採取請做照各礦廠暨宛平

煤密之例酌量變通凡出資採黃之人每年開洞先赴縣
送呈將承辦幾人姓名住址開載明晰出具不敢窩匪並
遵完釐稅甘結方准入山設廠應歸山主山價按成分給
毋許佔爭其廠內工夫照編查保甲之法或十人或五十
人設一夫頭以資約束由該縣發給印簿令承辦商人將
工夫姓名籍貫登載簿內彙報石慈兩縣查考外來奸匪
不准混入倘查有容留情事仍將商人分別懲處如此明
定章程是以本地之民開本主之山可無貧民失業之患
以本山之主招本地之客亦無來歷不明之患以本地之
客募本地之夫更無稽查難周之患名雖開禁實則立法



原件短缺

重建金蓮山鐵佛寺記

明湖廣提刑
按察司副使沈慶

佛教始於漢迄於唐寺則創於宋盛於今行於通都
遍於郡邑雖間有興替不一而教之流行愈久愈隆
觀諸慈利縣金蓮山鐵佛寺有足徵矣粵寺之創起
自宋咸淳元年縣爲州治設僧正司以領諸山衲子
規模卑陋州官陳榮仙隘之因捨基以建取其地勢
寬平足以容納雲山大衆况乎峯巒環遶溪澗縈紆
左拱右揖勢若騰蛟翥鳳開山惠覺植德於前居廣
徒衆堪聳一方觀瞻惜乎元季燬於兵燹什不存一
既而王席日普才及無能上人似克振起宗風以崇

教事迨入聖朝沐浴清化至洪武十有五年慈利州
改爲縣隸於澧州司口僧會縣尹葉守禮以普惠頗
純靜延王寺席久之有僧曰福祿庵者請給祠部牒
限來秉教事亦能修飾臺殿後遭夷變寺罹回祿僧
亦因之圓寂塔瘞寺之東峯復舉前任持普惠以任
僧會因慨寺基湫隘益以武當行宮遺址崇廣緯有
可觀旣而貞璫貞琦先後主席而益以能聽任事恣
克恪守成規營建無怠宣德改元始得今任持道元
任教事起廢爲新恢宏規制金碧輝耀棟宇薨飛增
重叢林視前爲有加矣邑之先達吳公福道任太監
助緣修建粧嚴法室冀以福國利民爲歲時祝釐之
所復命工斲碑不遠千里自京抵邑十有八年未獲
鐫刻予昔備員詞林嘗以記爲囑久而未答茲因按
部過邑公雖捐館詎能忘情矧僧會道元復以爲請
因據始末寺蓋創於汴宋距今三百餘年香火綿延
微而復振自非傳教有人興廢舉墜不幾於叢林寂
寞淪爲邱墟乎今茲開創有人傳燈有繼矧得中貴
公助緣鼎建傳久樹碑上固皇圖於億萬斯年與天
地同爲悠久時和歲稔邊鄙乂安則於福利羣生之
舉不爲無助自後主席者尙當懃懃相營創之艱明

公樂助之雅以修以其繼繼繩繩俾茲利傳世愈遠
豈但壯觀一時已哉若夫盛殿廊宇之崇卑經營工
費之鉅細未經目擊茲不復贅姑記其槩俾後來者
知有所考云是爲記

五雷山碑記

邑侯江蘇武進縣進士 吳煥

慈邑瀕江環山城甬三十里有山名五雷相傳爲雷
祖靈區高千丈週十里而遙磅礴嶙峋與南之衡嶽
北之武當堪鼎峙焉由山麓盤磴而上十里爲二天
門再上十里爲金頂各就巖岫構廟祀神有觀音閣
太子宮火官殿諸堯荆山之巔爲真武廟香火特盛

舊志云仙人李靖實創始之元至正間詞林張公苑
歸隱茲山佈施福地迨明洪武四年詔起爲編修讀
講官有重名地靈人傑實相輝映嗣是則常之榮藩
禮之華藩各加修葺鑄象勒碑永爲荆南勝境我
朝定鼎以來名人羽客登眺重修者歷歷可考顧以承平
日久十方道院實繁有徒不無藉洞天福地以爲名
利捷徑余自承乏後屢因此山案牘登陟危險見文
殊普賢之廡打歎祇園琪樹之凋殘石室石牀無心
游憇茲幸葛籐已斷光景一新敬陳香帛致謝山靈
踞龍頭之巖登秦國之寨南瞻衡麓北望均州盡名

山之勝概壯耳目之大觀而遠近祈報者益生齋邀
之心庶幾乎天地鍾靈前人締造不至湮沒於荒烟
蔓草間卽昔賢所稱水激烈而揚波山崔巍以差莪
人磊落而英多者將與國家景運共此靈長也是爲
記

續修學宮記

朱佐朝 桂村

學校之俎豆先聖先賢蓋將以端景行俾士林勉爲
聖人之徒非邀靈貺於科名也而文風實因之爲隆
替吾邑學宮越在郭外自

國初迄嘉道間文風恒鬱鬱不振鄉先輩於其傾侈漫
漶稍加補葺而士之崛起科名者較前爲盛蓋人材
所從出之地留心整飭氣象自煥然一新往迹之可
憑蓋如此乃不數十年傾侈漫漶者仍復如故朝幸
近聖人之居春秋有事輒怒焉傷之竊有志於續修
顧念邑中水旱洊臻加以粵匪跳梁輸助維急更何
堪此大役遲回中止者屢矣今

天子卽位之二年時和物豐士民樂愷而戈君小平學博
展謁伊始卽倡續修之議朝借諸同人極口贊成遂
不及籌費庀材遽卜日興工將以動邑人士之耳目
而輸者果踴躍膺至老矣無所能人請任監督相

度之役微論風雨寒暑雖疾病力爲支持未嘗落諸君子後葺年間簡畧者增飾之卑陋者式廓之美富宮墻規模粗具維時適屆甲子大比兼補辛酉鄉試吾邑人士之領解類者東庠三西庠二蓋自我國家肇興科目以來爲吾邑未有之慶雖不敢謂是役之足邀靈貺然亦何必非作新鼓舞有以起其機而振其鬱哉吾見文風隆隆日上開數百年未開之風氣進而充貢春官讀書中秘以蔚爲大儒爲名臣立功立言晉景行分內事也亦止在吾邑人士之不安於簡陋而已是役也肇自癸亥菊月迄今甲子季冬

其增飾者

大成殿之複屋東西廡之石欄及鐘鼓樓是也其式廓者大成門及露臺兩廡泮池是也其他柱石牆級鼎新者過半費皆助諸邑人士爲數不足兩廡石欄則岳東鄉上舍合同志諸君成之泮池則汪蘭庭少尹與閭族踵先志爲之露臺則朝與康靜齋叅軍同任之朝老矣於學中無所爲力幸是役之告成慶人文之蔚起知吾邑人士必更有以開風氣爲任者將儲左券以待

躡月塔記

朱先敏

躡月塔者邢子星槎所倡修以瘞廢字者也廢字也
而何以塔名從衆稱也邢子之始願僅在廢字及其
層累成之以稱趾而合尖衆咸曰塔也斯塔之耳其
名之有取於月者何也邑城西北隅爲漢澧二川合
流處舊時建書院於此取朱子月印萬川之義名月
川焉今塔適當其地故仍取於月示不忘故也其易
月川以躡月者何也先賢多以月喻道俯而悟之則
印於川仰而探之必躡其窟塔勢湧出宜於仰故易
之也當夫纘雲四捲皓月行空兩水夾鏡四山圍屏
登斯塔也莫不翛然意遠有以祛俗慮而壯文思焉

此固邢子之始願所不及此者也夫人之才浮於事
而志止於符則其所成就常出於所期許之外昔諸
葛抱膝隆中僅自比管樂及其出而指揮本末燦然
論者乃謂其伯仲伊呂鄧仲華少時僅欲得一郡文
學耳及其遭時遇主年甫弱冠身都將相勲烈爛如
今邢子之於是塔則亦若是焉已矣是時邢子新舉
孝廉上春官不第卽歸奉母友教一方若無意於榮
進者要其英奇磊落之概不可遏抑他日科名仕宦
騰而上其建樹必有出於意計外者而一邑之士氣
文風追步後塵蒸蒸日上者又豈可料量哉吾於是

塔卜之矣塔凡五層層各一丈餘石二而磚三凡費金錢若干閱五月而工訖倡之者邢子星槎甲辰舉人名高魁助之者戴君長青暨都人士而鳩工庀材則者士楊君大盛之力爲最合率連得書塔旣成邢子顧謂其友人朱先敏曰塔於例合銘今是役也不可以不記子爲我被例記之諾已於是乎書時道光

年 月 日也

榴龍院記

教諭趙珩君靖

零陽學署前院石榴一株數百年物也大可四五圍倒卧屋之東榮金鱗綠爪蜿蜒攫挈予詫其偃蹇不

馴狀題曰榴龍院每至五六月間丹葩盛開簇簇繁豔然固華而不實或間數歲一實則邑人相傳爲科名之兆予以季夏至署猶及紅露赤霜爛然照眼迨秋風一起落芳覆階抹去絳綃全蒙翠幄上有朱實懸於樹顛圍丁欣然告予延呼門下士共晚之時秋試伊邇使之羣相策勉努力青雲符此盛瑞異日奪錦歸來賽以棗饌洗盞開筵大贊於榴龍樹下作記題詩標茲靈異卽昔人所稱音聲樹金帶圍難專美焉如或弗破天荒令緋衣阿醜暗地揶揄將何以堪諸君子其有意乎抑爭進而不說焉龍靈物也變化

不測者也士之變化與榴龍之爲靈蓋必相得而益
彰矣邑人謂歷驗不爽今燒尾成龍指顧間事耳予
益將徵信云

竹溪礮記

宋其興

邑西百二十里有地曰陽和上通龍桑下達常澧蓋
往來孔道也中亘一溪曰竹溪廣數十武斷潢絕港
行人苦之邑紳王松園先生憫徒步之艱爲造浮橋
不逾年竟遭漂沒將大重建未成而卒喆嗣正耀吾
友也居溪之湄因以竹溪自號嘗慨然念先志之不
酬銳身任之咸豐丙辰冬乾水涸鳩工爲石堦者三

人山得大木凡幾削而平之架爲橋若長虹之卧波
焉橋成里人卽名之曰竹溪紀其地實以誌其人也
因思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吾儕生逢其世耳不聞鼓鼙之聲
目不覩烽烟之慘苟有心利物雖人所不能爲者亦
必勉力以爲是竹溪之建此橋固其善成先志抑亦
都人士所樂爲懲惡者矣抑吾聞古之人抱負不凡
題橋見志至今傳爲美談竹溪負過人之才能亦有
意乎竹溪曰否否橋成構亭其上曰吾將與二三同
好釣游於此觴詠於此其所以便行人之憩息者亦

卽在此然則竹溪之善成先志亦猶行已之志也橋
費三百餘金竹溪董而成之諸君子從旁贊助之其
立功蓋同一不朽云

野牛鋪成善橋碑記

魏 湘

濟人於水者舟也而濟人於陸者橋橋有石有木木
橋之用濟百十年而止石橋之用濟千萬年而未止
是橋之濟人於久不視濟人於暫者其功德爲甚遠
哉吾邑八都野牛鋪上通雲貴下達常澧爲往來要
衝依山俯河一溪橫亘其旁每春秋漲發行旅有揭
厲之虞道光庚寅歲士人趙宗壁等集鄉村諸善信

砌石爲橋濟臨流氓氓過者咸便之迄道光戊申年圯
於水人又歎公無渡矣永邑湯君占松吾友也行義
素高偶過見之心憫焉始以衆擎易舉意欲善與人
同慰前賢未竟志無如樂善者少惟李四部捐錢二
百串胡協順捐錢一百串朱奇學捐錢五十串共三
百餘金憤然歸告其尊人元和公喪家資退李胡二
人之捐以咸豐十年五月興工於同治二年六月竣
事凡長三丈濶一丈有奇費金二千一百零邑之人
乘車者策馬者負擔而曳履者莫不奔走偕來魚貫
以達於莊達一以天錢物價獨任之不借助於親友

予按國語單襄公適陳因與梁不修識陳之衰于產
乘輿濟人孟子譏爲小惠彼皆君與相也操爲所得
爲之權尙不克鳩工庀材取王政之大者行之而吾
友古松曲體乃父意濟人於久遠豈徒其仁可風哉
其孝亦加人一等矣予爲本邑人嘗遊古大庸屢過
其地曾未能與都人士共襄斯舉獨讓古松爲之愧
已橋旣成古松易其名曰成善蓋謂是役也不過曲
成前賢之善云爾其從子福堂昆仲輩負笈從予遊
狀其事索文故爲紀其巔末俾人之過斯橋者一舉
足而無忘所自

保安關序

湘陰袁慧業
知縣

桑邑東南九十里爲慈利之竹葉坪萬山叢雜一線
蜿蜒往來孔道也前臨沕洞後據野牛關三神潭茅
花界之險山形至此爲之一束百姓附崖而居者百
有餘家蓋驪龍結穴處也咸豐辛酉秋黔江土匪攻
陷來鳳踞爲巢窟窺伺龍桑慈示諸邑官軍屢戰未
捷相持日久澧州廣文彭公士宏奉州尊廷公芳宇
命來籌九澳圍防住山中匝月歷觀險阻相度形勢
扼要以守雖間有桂竹埡官地坪驢子巖皆繞通慈
乘而路形狹仄僅可容一人通一騎甚有附葛攀藤

然後可渡者我所難往寇亦難往一二人禦之足以制其死命而惟竹葉坪地勢較坦實爲衝途猶之蜀棧千里險扼雖多而惟以劍閣潼關爲要隘也於是申請州尊移商邑侯陳公六琴倡捐清俸并勸山中紳富等量力輸資鳩工庀材建石墻一道計若干丈上修雉堞如式旁啟關門邑侯命名曰保安關將以糾合鄉團屯兵勇以資捍衛閱日月告竣凡用銀若干氣象巍峩觀瞻頡肅誠邊防之要舉也時予奉藩臬憲命勦辦慈永龍桑諸邑團防偕邑侯來此巡視卡隘紳富等以廣文功不可沒丐余爲叙勒諸貞珉俾後之人受保障之功享文敷之利飲水思源感戴於無窮云予不揣固陋因作此序應之



密川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

九折城長峪舖造橋修路序

教諭鄧蔚春

慈邑城西三十里有達道焉曰九折坡自堙門關至長峪接連風洞峰廻路轉約四十里上通永桑下達朗州鶴峰接於左辰沅引於右其間山路崎嶇有突而高者有陷而下者有風霜剝蝕山水衝塞久而傾欹者至於斷潢絕港苦於杠梁之算及者更往往有之咸豐癸丑余宦游來慈方將北上九谿溯澧水之靈源探仙女之古洞同學諸君以爲取道此間與漢王陽所畏之九折坂名同而實無不同乃不果行閩明年秋九月適因公幹捧檄過此於時木落山多霜

清路滑取材山石猶似琤琤有聲則路之高者下者
傾欹者修理平整其石礪之崔巍驚目者宛然若卧
虹焉詢其鄉人乃知管君仙舟實倡修之而其鄉之
仁人善士無不欣然玉成之夫古者野廬氏掌道路
之修除合方氏使津梁無隔絕而九月除道十月成
梁責於農工之既畢者尤周且密今管君與其鄉之
善士不吝財力而及時有成亦猶行古之道也至修
德獲報行者固已樂爲頌禱矣余不必贅

萬福橋序

張德選

萬福橋石慈間要津也從雷峯迤邐而來溪水枕其
南洞水枕其西峪水枕其北匯三流而成巨浸爲道
水源流之一或曰欲信因果須種福田故以福名或
曰橋爲澧屬香會孔道祈福者日以萬計故以萬福
名二說近是或曰古人修橋如洛陽灞陵不過因地
命名必謂傾貲解囊爲子孫造福計陋矣是橋建自
國初鑿石爲磴似倣前人板橋意嘉慶年間始覆以
屋丸叔祖掄元公捐修於前先嚴猷菴公募修於繼
堂叔敬甫公捐修於後洎咸豐己未河水暴溢傾圮
者已八載矣選不揣謏陋募金捐修閱數旬而工竣
禮有云良治之子學爲表良弓之子學爲箕言世其

業也獨斯橋之忽成忽虧上下不過數十年祖若父
行之及吾身又行之焉知子若孫不更有踵而行之
者耶雖然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更望邑中諸君子自
求多福隨事而慷慨樂施也第一橋云乎哉

白竹水橋記

康福庭 蘭溪

福庭自束髮時家君卽延師課讀冀其爲有用於世
之人居嘗呼庭勗之曰人者天地之心其本善性也
其好善情也好善而不充其本然之量則天地之心
病心病則耳目官骸胥卽痿痺而病且不止在一身
故曰人不行善事人性絕余少時頗知向善祇以家

計累人未遑涉獵經史汝讀聖賢書須濟人利物舉
余生平所欲爲與未及爲者盡心力而爲之無幾微
近名意庶克副余厚望焉慈邑出郭門南徑十餘里
爲白竹水上通系水下達武桃孔道也橫亘一溪寬
十丈有奇深數尺舊設畧約以濟行人每春夏漲溢
橋隨水去往往有歎公無渡者余聞而心惻屢思甃
石爲梁使過者無屈搨憂苦綿力太薄一時難以猝
辦踟躕者久之然負山地海其志已決竊不自量欲
傾私囊節浮用勉歲厥事汝以爲何如庭跪而進口
此義舉也亦盛德事也庭不肖敢違大人教第慮工

堂見之喜私語庭曰晋陶士行督理荆襄造戰艦竹頭木屑皆有用處謝幼度任人雖裙屐間位置胥得其所尊公殆無愧古人乎異日遠近傳頌當與中州之洛陽橋關中之灞陵橋並垂不朽予亦得附驥尾而顯矣庭曰是橋也徵家君固無以觀厥成徵吾子又誰爲贊厥美善與人同子真得前聖遺意者然則建不世之宏基以溥無窮之大利豈獨家君一人力哉琢堂日出謀發慮始自尊公而省試工役之勤惰又惟尊公是賴至愆惠尊公冒寒暑忍飢渴夙夜勤敏而不遑啟處則君亦與有勞焉予因人成事固不

得尸其功也君善屬文宜記之以彰尊公樂善之深
心慮因忘其謬陋為序述原委泐諸石俾後之修邑
乘者有所採取焉時道光 年 月 日也

陰魚湓記

劉啟培 心報

邑東北有洲名琵琶洲長數里橫界兩江中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其尾即漣漣交匯處廣為後江陰魚湓
伏水內去琵琶洲不遠相傳有石如魚遇亢旱土人
截水過前江令日曝魚背雨立至屢試屢驗予聞而
異之且疑之屬客往觀見江面湧小洲隆隆高數尺
洲旁有潭潭隈有石頗肖魚水勢螺旋潑洄湍洑遠

銜山光平滄江瀨令人低徊不能去客還為予言予
終疑其誕客曰子無以為誕也前邑令南公濟漢神
其事曾為作記今雖放佚不可考然記中命意予猶
識之請得為君述焉意謂石蠢物耳石類魚亦形似
耳使果靈則潛九淵躍九天騰雲致雨當常活此一
方民胡不脫身飛去顧乃礪魄其質蹒跚其態冥頑
其性而禱雨立應吾惡知非河伯陽侯軫恤吾民而
彼巧乘其機耶又惡知非石不能言或有物焉以澆
之耶夫自來司雨有神禱雨有所當官者惟憂樂同
民故政通政通故人和人和故川瀆効靈偶有祈求

神人感悅雖旱饑不爲害否則有司不職罰以恆賜
苟徒乞靈頑石以示德於民假令陰魚化而爲鱷彼
貪酷之吏其能驅之使不爲暴乎愚亦甚矣然則陰
魚果屬虛妄歟曰不然神最愛民令而賢則神鑒其
德必假陰魚以拯其災也令而不賢則神怨其君尙
假陰魚以矜其民也卽謂陰魚之有靈也亦宜予曰
諾如客言真善道賢侯意中語也是不可以不記

遊雲朝山記

劉啟達 練之

天門南下蜿蜒數百里峻嶒削劣石骨支撐者爲騰
雲山與騰雲對峙羣山環拱巍巍峩峩高與雲齊者

爲雲朝山是山也靈氣擁護昔人禋祀於此崇祀真
武歷有年矣余久擬造其境以道遠未果歲己未余
館九都客有抱靈運癖者約余往欣然從之至山下
黑雲一片雨霖霖如散絲會雨止蟻屨登里許一峯
浮青螺旋而上躡頂喘息坐見石徑瘦削綿亘斷谷
中兩旁峭壁千尋詢土人以馬鬃嶺對心惴惴不敢
前客促余起且掖之行不獲已勉隨其後須臾達對
山距聖境不遠樹木陰翳鳥聲上下遠近瀑布錚鏦
如琴筑出是附葛捫蘿行行且止俄焉疎林聳翠飛
閣流丹所謂蘭若者於是焉在款門人亦僧笑相迎

至一所室小而幽與談世外事應如響余急欲頂上
觀僧曰諾乃由廊廡厯殿宇徐徐行數武山脈陡絕
一石橋橫跨其上俯瞰其壑深黑不見底爲愕貽者
久之過此則金闕輝煌上轟青冥其香爐燭臺二山
天然屹立凭欄四顧不特具楚廣粵之大眼界一空
而其間煙雲之變幻禽鳥之翔翔與夫時花古木之
旖旎而榱桷層巒叠嶽之參差而起伏奇情怪狀紛
紛畢呈天地萬物靜觀自得恍然悟紫館碧城琳宮
瓊室近在咫尺間顧謂客曰天下大矣卽此一方名
勝而吾兩人悅目賞心猶以爲得未曾有况蓬萊方

壺高下周迴三萬里爲自來神仙窟宅其壯觀又復
何如言未已歘大風過謾謾作聲客曰此緱嶺笙瑤
池磬也吾輩殆仙乎各鼓掌笑有頃童子延余就席
酒數巡擎杯勸客問今日之遊樂乎客唯唯起出視
寺外夕暎漸斂而新月已在林矣相與信宿而反至
廟貌崇閎神靈赫奕余不之記從畧也
鼎建福星橋落成新聞官路十里告竣記

陳兆驥 六卷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古制尙矣興事任
力垂爲王制除道達梁顛於月令迄今齊魯秦晉燕

趙間舊例相沿隨時修舉今之政古之制也楚省遠
在南服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慈利僻處
一隅爲入蜀門戶自石邑迤邐西行至高橋坪而上
峯迴路轉衆壑奔流行數里杜家溪梗之越數里激
石溪梗之又數里菖蒲溪梗之再數里至馬皮溪迴
四溪合流之所聯絡梗之溪底皆巨石斑駁基難錯
屨而漲涸無常每大雨時行山溜驟發水如弩張深
厲淺揭行旅病涉其路爲輿馬通衢或緣峯腰而循
樵徑或沿溪斫而捫盤巖躡山躡垤無從避險余歷
任茲邦往還州郡經過者頻亟欲謀坦途而未得其

由也踰年彼都人士具牒請於該處另開新路避四
溪而拓十里且言仿愚公之畚運終可移山效墨子
之頂摩無難放踵惟於四溪合流之所建石橋一座
以利通行議旣成余維力征經營薦紳之責也率作
興事有司之職也輸篋橐而啣精衛民力之普存也
梓潼寶訓云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往來之
橋其是舉之謂與爰爲極力督飭先後捐縉數百串
激勵而董勸之尋蒞事呈請履勘都如式新開官路
正直寬綽無異五達曰康六達曰莊焉圖始於咸豐
九年春告竣於咸豐十一年秋董其事者前江南太

倉州海防州同于翼如前益陽訓導王永福新選新
化教諭朱輝南其他出力鄉紳多難具列另鐫如左
監工日號者耆職鄭志榮也例得備書從此路平似
砥橋架如虹祝履考祥坦坦占幽人之吉用時錫福
蕩蕩協洪範之疇於萬斯年寶利賴之是爲記

唐氏聚星橋記

于翼如

蓋聞七星瑞應星躔三千瀉銀潢之水半月形摹月
姊廿四傳玉箭之聲艷說昇仙壯行色於高車駟馬
儻諧佳耦吟清詞於霜杵瓊漿自昔朱雀斜暉管照
賦草郎今綠楊曉翠猶有聽鶻者也然而風亭水榭

名園雅足徜徉人跡霜華古驛堪憐羈旅謂彼河廣
原可藉葦以杭遇茲溪流難爲褰裳而涉若竟視同
行路必至潰於道謀吾鄉張家峪六畝坪舊有木橋
排連修自唐氏昆弟伯霜仲雲夙稱孝友之鄉子繼
孫承尤號仁賢之里無何惡蛟肆虐怒漲橫飛午夜
噴沙奪蚌珠而爭驅水戰丁年壞木奮螳臂而豈與
車撐誰障百川難留一棧山鳴谷應糜爛八陣之圖
梧老柚寒飄零雙虹之影落霞孤鶩雁齒莫尋秋水
長天灑梁頓失過客有履冰之懼行人多折柳之悲
縱是禪師空呼杯渡郎來衆母亦笑輿乘迺有星山

唐君學聚者狹小前規恢宏新製既合二而爲一復
去板而易珉秉精衛啣石之心矢秦嬴撻鞭之勇鵠
毛雖秃跨絳漢而思填蜺氣長墟挽玉梁而欲下百
里之遠行必過乎半途九仞之高爲不虧於一簣捐
金抵璧積月累年獨任仔肩不需羣力卒致一誠感
格靈邀夸父之負山五色繽紛功侔媧皇之煉石惟
具龍象之法力隻手可禦鯨波非同杠梁之歲成閱
時又煩鼙鼓也今者傳築初停周行在望迢迢蜀道
好題司馬之銜坦坦幽人穩學邯鄲之步坊隆通德
不妨以字爲名國是華胥允宜因氏著籍炊烟漂渺

碧蘆紅稻之莊榆社芳菲白酒黃雞之曲匪微賤子
條鳴德心凡厥同仁榆揚義舉珊瑚七尺蠶絲織無
量之碑銀管雙鈎蠶尾書頭陀之碣永膺第祿末罄
寫藏謹記

龔堯文陶菴兩先生合傳

魏 湘

自來賢喆挺生不盡在名區勝地也邊鄙小邑其扶
興之精之鍾而爲人亦必有一二博學能文章者開
風氣之先而作士林之式吾蓋觀吾慈而得其概矣
慈自唐以後不乏聞人宋則劉氏旬疇昆仲元則張
氏兌楊氏輔俱以學行顯有明一代掇巍科者較前
更盛而勲名事業彪炳人寰惟周尙書叙爲最入國
朝來始也興逆構寇繼也崑蠻梗化數十年疊遭兵
燹士氣稍不振矣幸而寇盜胥靖兩龔先生提倡宗
風窮經研史兄弟互相剝切取青紫如拾芥而吾鄉

人士始知汲古之有用然則兩先生扶衰振靡之功所關豈淺鮮哉長諱自煥字堯文號星川次諱自舒字陶菴號零江予竊聞諸先達兩先生之爲人也性沉靜於人事寡所與日坐斗室中緝閱古編篤內行事父母極孝敬不爲貌承友愛一堂伯壻仲篋更唱迭和門以內無間言人與之交不可一見決善清談議論風發聽者傾靡此其所長也兩先生並喜讀書父東壁公愛之躬自課督治舉子業並有名爲制藝短小精悍脫落恆蹊讀之令人神王先後補邑弟子員試輒雄其曹堯文先生卽於雍正二年甲辰補

行元年癸卯正科鄉試領解額屢上公車不第赴選得一等以知縣用出宰廣西陽朔絕餽道杜請託簡訟獄緩催科吏民馴伏歷任浚雲昭平二邑皆清廉自矢卓有政聲謝事時泣者送者嗅靴鼻者絡繹載道擁馬首不得前歸後幅巾布袍絕口不言宦况惟與二三老友縱論古今嘉言懿行散文碎事以自怡悅優游林下數年終陶菴先生後其兄四科中雍正乙卯舉人入都考授四川奉節縣令以引見失儀改沅陵教諭教諭故閒曹居是職者往往不自貴重多迎合大府意與流外借俯仰先生遵會典儀適雖一

揖不妄下訓弟子經義月課季會無利那頃輟或干
以私力却之餐錢外圭撮不受俸滿宜遷官以篤老
辭著有零江文集行於世至今學者猶奉爲圭臬焉
吾思文運初啟士之能自樹立者少矣而工爲詩歌
文辭以驚爆世人之耳目尤不概見兩先生幹濟旣
優其見諸張施者一可方古循吏一可爲世良師所
作時文又復原本經術恭之太史以著其潔斯誠能
開風氣之先而作士林之式也余故特爲立傳俾後
之人飲水思源知吾邑科名日盛固自兩先生始云
論曰余生嘉慶時去兩先生且百餘年矣不及親炙

兩先生光儀然讀其文未嘗不想見其爲人使當日
得竟所用必更有大過人者在豈特爲一邑光乎哉

劉霖溪先生傳

魏 湘

先生諱長城劉姓字審夏一字西安號霖溪其先從
江西豐城遷移來慈數傳至嗣煥公生先生先生幼
具夙慧甫勝衣聞鄰兒讀書聲心竊羨之跪太宜人
前日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旣乃澄神於學靡史枕
經窮晝夜額頽年十二以冠軍人邑庠試輒高等食
餼益發奮愛陵溪山寺之靜負襪破篋篋肄業其中
雖除夕元辰亦不

編心歸焉或饒肝毓腎勃率理

窟逼近西江五家時楊勤懋公錫紱巡撫湖南觀風
得先生卷拔置第一送人城南書院歷四紀登乾隆
癸酉科賢書甲戌北上試南宮不第謁吏部爲選人
寓京邸遍交一世知名士於同鄉郭昆甫煥旅次接
見崇明何二山忠相二山故義門猶子文律最細先
生聆其議論每心折自悔從前用功之鹵莽歲戊寅
分符浙江甫至省卽委署金華府同知旋因督催
御舟人夫有功 賞賜通海緞袍寶授餘姚縣令餘
姚素號難治先生才敏而守廉聞小梁山爲盜賊淵
藪親往擒捕獲匪無算是年秋海漲橫溢禾盡淹先

生詳請賑恤民遂安以其暇留意學校就陽明講學
之中天閣創爲龍山書院聘吳江李虹舟祖惠爲山
長虹舟師事王交河於安溪相國爲小門生其傳授
較真先生公餘與虹舟往復辨難盡得安溪不傳之
祕而其文遂斐然一變庚辰舉卓異晉主事銜壬午
奉 旨發往安徽以直隸州補用歷署各府同知已
丑陞和州牧州舊有和陽書院先生陋其規模之小
且去帝太近改建文廟東偏之射圃工將竣適瀘州
何雨崖爲州司馬先生故人二山以聯譜兄弟不遠
千里來省先生大喜過望謂彼固以古文氣脈發明

聖賢義理又脗合於先正法律者延主講席凡三年
一時從遊之士經承口講指畫爲制藝悉有法度可
觀而先生之文又因之一大變和州志白康熙後無
人補修久矣先生捐廉千餘金敦請秀水鄭炳也太
史虎文重加纂輯其採取之博考核之精視舊編有
過之無不及焉其餘均徭賦彙隄防平訟獄振危災
莫非緣經術以飾吏治宜乎和之人懽忻鼓舞相與
建祠樹碑歌頌德政於靡旣也乙未夏五月卸和州
篆再遊京師與諸老友重晤把酒談心縱論古今文
章源流汨汨如傾河聽者皆懾服有非復吳下阿蒙

之嘆丁酉旋里杜門謝客惟闢舊圃蒔花木作娛老
計間或偕一二知己取事之可驚可愕可嘔噓絕倒
者從容抵掌以寫其陶然自適之趣其於性命豈無
得而然耶先生曾孫鴻鐸字惺齋歲貢生以能文稱
命其孫大嵩屬詩爲傳故約狀其大畧如此

贊曰古者政事文學分爲二途誠以兼之之難其選
也今世文俗吏動訾儒者多迂緩弗曉機宜得先生
而人不敢輕科目非才與學兩擅其長烏能如是耶
余讀霖溪宦草及先生所作時文竊嘆當日經猷卓
越實本學問爲張施雖小文敢不表彰前哲以伸景

仰之忱哉吁此後死者之責之所以重也

孝童傳

皇甫如森

孝童符正道家貧賃居東陽村父克滂庠生設教遠鄉其兄傭工他族母楊氏紡績度日忽遭疾莫能與者旬餘時正道年十二左右侍養晝夜罔間母每思肉羹不可得正道惻然計無如何爰默禱神祇割右腿肉五寸許負痛爨湯以進母食而甘之曰吾服人參活命湯矣旋問肉所從來正道佯曰乞諸屠家某次日病瘳其兄歸母告以故兄喜爰造屠門而謝之屠者渺不知其兄規焉歸詰正道見其行動蹣跚褲

有血跡因強視之皮肉絢爛乃知所由母子兄弟抱頭痛哭鄉鄰聞而觀者感嘆息泣下旣而都人士以狀鳴於官柳邑侯優禮獎賞尋病終未之詳報代篆黃公乃具始末預稟上游批示獎譽及李邑侯蒞任始備冊申詳經景大中丞據實奏

聞奉

旨旌表建坊先是李邑侯初接見時賜以輿仗遍遊城市親送書院飲食教誨懇懇備至試於州州拔前茅焉試於院院列首選焉所以崇本行勵風俗也君子曰虧體救親愚孝是名成人黠士或盜虛聲貌茲幼穉

不識不知迫於天性偶然行之刳服雖輕具哉童子
荷

天之寵固其宜爾

于瀛舫先生傳

朱先敏

先生姓于名翼如字進廷別字瀛舫家世爲邑衣冠
盛族先生早慧美風儀晉陽名進士李公六文約賞
識之於童年附縣學生弱冠舉嘉慶丙子科湖南鄉
試以古文爲時文傳播藉甚三上公車不第大挑得
江蘇知縣先生生而病重聽不樂爲吏勉強走風塵
顧不聰於耳而聰於心事上接下侷色揣稱於唇吻

間常十得八九在旁或微以指畫示之立領解然卒
以此不得寄民社僅一任南匯令繼署蘇州府督糧
同知後借補太倉州海防州同皆闕曹也先生本晚
文學以吏隱兼益得肆力於詩古文辭汪洋浩瀚爲
深博無涯涘而體裁典重又不落山林僻野習古文
喜徵引微傷穠麗駢文仿四傑體詩五古學高岑七
律近晚唐皆積成卷帙待梓諸生以制舉藝來質者
極一世之選先生褒其尤刊爲同學錄中多寒素士
如陳君壽圖李君文沅王君其寬輩率藉先生資助
多金成進士人詞林而官楚南監司大人陸公星農

則尤州民著籍錄中大魁天下者也所事大府若陶
文毅公陳芝楣中丞皆鄉先達引爲文字交見則以
筆談先生辨口懸河涉筆成文莫非辭令妙品上游
愈愛重之四充同考官兩聘不與試人方訝之及入
闈衷然首座矣後林少穆撫吳聞先生以乙科屢典
文校疑前數公袒護同鄉召而面試始嘆服是科仍
以第一房見待士之預秋賦者羣祝文落于公房以
先生愛才如命有小疵必曲爲成全也故所得多知
名士石埭沈君衍慶先生所取士以甲科令江西粵
匪臨城先生聞之喟然嘆曰沈生其死矣旣而果然

亦可知其賞鑒有深於文者某科解纒已定填軍務
訖先生白亞司監臨曰殿榜看似年少有才者副首
雖有中副軍者曷互易遲少年以老其才而老成亦
不至再困落也拆封果不謬合座歎神識江南傳爲
佳話奉麓門者二十年識者謂先生穎蘭芷之秀而
東南江山之助所得爲又多也道光辛卯歲崇明災
先生稟請上憲發粟賑貸全活者殆千餘人以濟劑
河功奏加知州銜權任太倉州篆先是陶陳林諸公
皆經濟名臣與下僚會議時凡興革大政許各抒所
見爲集思廣益地故先生得以參佐孤行胸臆瀏洑

之役費不貲先生議上立得請復數百年湮廢水利
州人使之迨後洋匪不靖先生職海防久熟悉海道
情形有所條列以格令鎡敷去去甫閱月代者竟以
身殉可慨也先生歸年才五十具君小芝約諸門人
作焦山餞別圖送先生返零陽一時題詩贈行者潘
公 錫思但公雲湖明倫邗公春浦雋藻李公石
梧星沅悉海內靈光宦囊所積率束修潤筆清俸置
書數百卷左丹石鉛鉤考不休時而布素時而珮裘
酒賦琴歌豪宕自喜與士大夫接終日不作俗談而
又勿立崖岸索詩文法書者雖小夫孺子必滿其意

以去戚友有急難常不惜傾身營之或以爲訾議洒
如也彼邛原之自穢謝詔之辱身何如人哉目論之
士又烏足以知之年七十卒先生篤內行母性嚴委
曲承順輒轉嗔爲喜諸從昆皆早世事叔母如其母
少從叔父讀請貤贈如其官以報之解官旋里席未
及煖其季官潼關司獄卒嘗往迎其櫬歸繼絕撫
孤備極艱苦不以從昆稍異也蓋其至性有過人者
宜乎發爲文章芬芳悱惻沁人心脾足以推倒一世
云夫余於桑梓論交唯先生及邢星查觀察皆以先
伯子竹農孝廉舊好弟耆我而仍許我以友事者邢

君卒余輓之有要令君不死我不慚之語蓋生前余許爲誌墓也先生見之顧謂曰他日亦當不死我余領之嗚呼言猶在耳遂爲後死者今日之誥責哉適續修邑乘余因綜先生生平大畧傳之如此後之覽者閱是篇庶猶得識鄉先輩之淵源而存士大夫之措式也嗚乎

劉公吉堂傳

魏 湘

公名鴻祉字受之一字吉堂姓劉氏劉本吾慈望族科名鼎盛爲合邑冠而公家獨貧公生而端謹寡言笑方領矩步造次必於禮法幼習四字書性不甚敏

喜刻苦勿隨羣兒嬉少長志益奮與先君子爲中表昆季時先君子家居授徒公從之遊凡十有二年先君子課督嚴公學制舉藝稍軼先民矩矱輒加譴責公於是摩研編削日沉酣顛倒於六經之中不探其奧不止夜臥轉側猶隱隱聞諷誦聲爲文章華實並茂無時下庸腐習一篇出雖老師宿儒亦慄然意下以爲得文家三昧年弱冠補邑弟子員旋試高等食餼踏省門登膺鸚薦不獲登賢書廼以明經就廣文職士林莫不惋惜雖然窮通命也顯晦時也富貴功名特身外之物也昔人存心行事自有不朽者在而

如公之植品端制行正則非茲世之人古人也公至性純篤事親孝能以意逆志視諸父猶父甘旨之供柔色之溫直與眷戀庭闈同友于二弟終其身無谿勃語與人交出於至誠友朋有譁誘不可者謝之已負諾責必踐其言始安至於睦宗族恤孤寡息忿等諸凡人所能爲者不足爲公難也公喜誘後進遠近來問字者戶限幾穿一切經史疑義分析剖解其精到處直發前人所未發每閱文心細於髮一字未安必代易使歸受貼雖燭燼落猶搦管不少休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若劉惺齋貢士康蘭溪孝廉皆其

高足弟子能傳公衣鉢者課文之餘勉以本行最惡樗蒲博塞諸駁雜之戲以爲壞人心術莫此爲甚宜乎遙企芳躅負筐篋而至者如魚龍之趨大壑也治家嚴且整頡頏漢萬石君兩舉丈夫子女二長啟緇廩膳生次敬猷早歿諸文孫欽寄磊落胥能讀公書異日以素所得於公者翹步青雲彰公夔屈未伸之志則所以光大黎閭家聲者其食報固無有涯矣公平居好爲善言以勸鄉里里之播紳耆老盤子復夫聞其言咸知爲善之足樂晚年虔奉關帝覺世真經句櫛而字梳之災諸梨棗俾閱是編者惕然知所警

省是公之善與人同所施不更大且遠哉嗟乎世風日降士習日卑品端行正之儒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公者語默動靜無一不求合於古卽無一不隱合於古湘素承清誨屢欲效韓昌黎爲太學生何蕃立生傳苦於才力不及而止今幸偕諸君子續修邑乘故私叙其崖畧以傳公嗟乎湘之文其果足傳公也耶論曰湘受公知深間數歲一謁公公必以古誼相勗道光丙午湘舉於鄉公聞之喜且面語湘曰爾父績學不遇爾能是是足慰爾父於地下矣更宜努力自愛別求所以顯親者無如湘坐甘頹廢老大無成負

公期望意至今味其言殊不勝哲人云亡之感也

王燕巖先生傳

安福黃道讓岐農人

燕巖先生諱永福字九疇姓王氏燕巖其別號也爲宋咸淳戊辰進士次字公裔次字公名丙發成都人博學強記惡賈似道專橫累徵不赴官愛慈利山水之勝徙其家居焉課子元明公成進士爲澧州教正有賢聲遞傳至輔輿公舉丈夫子四惟先生一人成立先生生而端謹齟齬若成人言笑不苟坐立不倚造次必於儒者與人交無論輩年皆以和氣接之喜讀書溺苦不休日閉戶緝閱經史諸子百家爬梳剔

精修補邑志 卷之二十一
三
抉務求得古人精義文不矜新奇蘄合於聖賢神吻而氣象超卓彌復磊磊明明受知於州牧秦公試輒冠其曹補邑博士員旋列優等食餼九人棘闈累薦不中雋以廩貢援例作廣文初權沅州府麻陽麻陽古苗疆諸生多武斷先生至示以禮法咸就範秉鐸二載士林翕然稱之卸篆後送嗣君輩秋試寓省垣猶有感念恩私執贄來謁者繼授益陽訓益陽令某公名孝廉也會觀風以生童卷呈先生代閱意在試所學先生竭一晝夜之力筆之削之甲之乙之某公大驚異益人士亦服其品評之當文廟及關帝宮後

祠奎星閣西齋衙署日就傾墜先生首相數十金爲邑紳倡遂使棟宇鼎新燦然爲諸縣冠前任某以清貧故不能歸先生分束修之半贖之始得旋里賜進士出身胡公鑑好古而能文章者忽病沒先生爲歸其喪費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死者有知感激當何如也家素饒自奉極儉衣食俱樸素子若孫有稍涉侈靡者必重加戒飭樂施予諸凡寺觀津梁道路與一切濟人利物之爲見義奮發赴之若熱遇三黨多恩紀友朋有急需借貸立應或負之徃徃折券橫逆至不與校鰥寡孤獨暗韓跛躄諸儔類尤加意體

卹生平敦大節重道尊師迥異常倫少從朱象山前輩遊延致家主講塾者廿餘年先生敬之終其身禮貌有加善化黃倬山維翰任慈利教諭先生知爲名宿虛心請益執弟子禮惟謹後黃舉卓異游陞山東縣令卒於任其猶子某筮仕鄂省寄訃來先生以道遠未獲執紼遣价送賻金五十兩用助葬費其風義殆不在古賢後矣而讓所心儀者先生自益陽解組回足不履公庭唯日以好行其德爲事同治甲子壽終里第年七十有八上自紳耆下逮乞丐莫不哀悼而佃丁更甚至有撫棺大慟者嗚乎此豈無得而然哉

哉會葬時來觀者以千計讓亦與焉讓嘗私詢諸佃丁皆言先生遇旱澇之年自攜食物坐肩輿繞畦審視備書手冊恆有佃丁求減之租先生猶以爲多又從而減之者某某以舟納租行至中途舟覆哭告先生請楚其半餘垓來稔先生使人偵之確乃謂某曰汝實納租若干石舟覆天也我則能舍汝豈能倍卽命紀署收訖哲嗣四人長涵原名昌義字星郵廩膳生次焯原名昌善字香亭邑增生候選訓導三焯原名昌義字縣學生皆沒先生前季墉原名昌美字兩峰知州銜權湖北大冶縣事諸文孫恣佃儻不

羈能大先生家聲而吾友南川爲先生家孫詩古文
辭冠一世以歲試邀上選候廩須資人出貢方可議
已定矣適丁艱者缺出南川欲罷前議先生止之曰
汝不資某則某不得出在汝後者乃寒畯必未能補
一舉而所成者三奚悔焉其平日不惜損已以成人
之美多類此凡若此者悉人世所難能而先生出之
自然並無所矜心作意於其間雖其力本優爲稟於
天者有獨厚要亦由閱歷深涵養熟而其胸中又有
歆然不自以爲功之意故能明目張膽慷慨行之以
至於此也夫文人不善武事古今類然抑讓又得諸

友人云曩歲偕先生觀場泊舟洞庭夜深黑有賊突
至舉舟恐駭先生起奮拳歐擊賊多落水復立船頭
舉數百斤鹿角作欲揮狀賊踉蹌逸去其不可測又
如此

論曰昔韓昌黎作羅池廟記說者謂廟神卽柳柳州
揆諸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之說其言當不爽也讓聞
先生臥病前一月早有傳先生作某邑城隍者遠近
無異辭雖語近虛妄然亦可想見生平盛德乎人之
深矣又况正直爲神其理固人有可觀者哉

百壽圖傳

朱先敏

百壽圖者邑學者所稱雲屏先生是也姓皇甫名其杰字雲屏年近百歲猶康強豪飲能作經數尺擘窩大字邑侯馮雅尊禮之百壽圖其所呼也先生弱冠拊縣學家貧甚賣字爲活字亦平平而確守八法中年漸具變化喜爲行草年彌高神氣彌王邑中榜帖多出其手喜馮侯呼輒以署欵諸游宦行賈歸不得百壽圖跡其裝不榮所得潤筆概付酒家飲不醉不書書亦不快求者知其如此或饋壺榼或治具濡墨以娛經醉索筆札且書且自鳴得意其體旁行斜上錯落縱橫極低昂跌宕之致皆酒趣也世居城中守

一經先後縣有司至必推爲祭酒先生非先焉不往往亦不爲譟譏召以酒則欣然先赴中年獨居斗室茶竈酒壚與硯席書帙錯置其間送酒人至雖傭奴販夫必留與俱醉則以書報之涉訟請託者不登其門也白髮飄蕭婆娑街市天趣活潑忽莊忽諧其近於有道者耶其託於酒與書以游耶人知愛敬之而究莫能窺其際也年百有五歲卒馮侯舉人瑞贈五品冠服遷牧守去猶時時餉酒錢云侯名崑咸陽人令慈數月有惠政

邢星槎觀察傳

朱先敏

咸豐辛酉秋友人邢君星查自鄂歸病中相見手獲
荒諸藥物見贈曰以此當千斛米乞佳傳諾已而君
旋起猶時時見促意欲用涑水爲范蜀公生前立傳
例余一口應之曰君危病復起更陽滿大宅設再出
山晚節不保我不爲分笑罵也君當出矢言此雖一
時諧謔實以疑於阿私不敢書無何君竟卒余旣爲
誌其墓以報之矣適續修邑志竊以誌藏諸幽不別
爲立傳終無以慰我死友傳曰觀察姓邢氏名高魁
字星槎家世儉寒少且讀且作業長喜讀有用書遇
事敢爲沉而有謀識者知其爲經世才顧久困場屋

年三十二歲始補諸生四十七歲始舉道光甲辰恩
科鄉試一上春官卽歸闕家塾授徒奉母終養赴挑
得瀏陽校官未之任赴胡文忠公湖北大營之召待
以軍咨祭酒君自顧老矣又性格不入時與公約不
授職不保舉會兵餉交絀君爲籌畫召募兼團練民
兵軍復振遂克復武昌省城君旋以疾丐歸甫閱月
而公書促旁午有我不忍舍老星老星豈忍舍我之
語不得已復出堅申前約而公已用前功特疏保君
矣於是積苦簿領戎馬者幾十年軍事無大小皆倚
辦於君中間代公督大軍剿賊黃州辦興國州土匪

兼善後事宜撮守安陸府事皆著有成勞皆不久仍歸公墓最後從公出境東討君已積伐至記名道感激馳驅駐英山進駐太湖功垂成而公遽卒君亦積勞疾作歸踰年而亦卒卒之日余爲經其喪事親見其含殮後口鼻血出如湧蓋忠憤所激又賞恨而歿所從來矣卒年六十有五嗟夫方君之授徒奉母也已絕意宦達卽銓得校官亦只以冷署寒羶老矣而豈意素不識面之鄉先達叅軍一召入則兼賓師出則兼將吏爲書生之至榮也暮年一出要言至再亦只以共患難者酬知己耳而豈意八品間散一縣博

不十年而牧令而郡將而監司大臣雖欲辭之而莫得辭也且夫士得一知己如文忠之於君可不謂千載一時哉薦賢補救一疏落落數名賢殿之以君推以封疆大任君於此時感恩圖報幾忘年力亦豈不欲爲趙充國爲馬伏波據鞍顧盼垂老請行爲

聖天子驅除蕪穢立不時之勛取封侯印亦分內事又豈意其浮沉幕府姓名久上 記注未得及身一連

黜用而大星遽隕九京與歸鄖襄一道之寄徒爲身後之光寵哉倘所謂仕途通塞自有天命信友獲上其理亦有不可盡恃者耶而要惟十年帷幄功遍江漢數

月報政能使百年水患連年兵燹之遺黎鼓舞頌禱
祠曰邢公祠隄曰邢公隄撫字保鄣均堪千古是其
所以荅

君恩而酬知己者則君之自爲樹立而必不肯聽之天命
者矣而惜乎未竟其施也宜其英雄末路顧瞻身後
之名而不能已已也君之行誼功業具前誌中茲特
於其出處加論刻焉非第以報君亦欲使後之人士
覽而知意外遭逢非所預定一唯靜聽夫時命之自
至若夫讀書經世以自爲其樹立之地者此則圖之
不可不早圖者也是卽觀察君不欲自昧沒之意也

夫

零川劉公傳

魏 湘

乾隆嘉慶年間吾邑有誠篤君子姓劉名世芳字余
情號零川世居三都黃栗岡性樂易不與人爲同異
無賢不肖皆和氣接之姝姝暖暖若恐或傷事父母
以孝聞家雖貧菽水承歡有逾鼎俎得曾子養志意
某年月日其尊人象明公九十大慶學博秦文海先
生親詣其家伯觴公忻然上壽衣斑斕之衣作萊子
舞蓋其孺慕之懷彌老彌篤有愿終身如一日者昆
仲三位居坎公友愛備至凡一衣之煖一食之甘必

與共古之人劉基臥內寔眠傳昭席前扶曳大致類
此中年分析與伯子同居季則異處路隔數里而遙
每有事聚會白髮兄弟情意綢繆輒依依不忍違舍
分張則相率負手曳杖揮涕遠送不見其形始反道
旁觀者咸嘆羨且愧服以是知公之至性真摯視世
俗薄待同氣徃徃因爭一缺口盈折足几動至勃谿
者相去真不啻霄壤也公少稟殊姿六歲就塾聰慧
勝凡兒有蔡謨朗伯君游聖童之譽比長從堂叔乾
陽公學爲制舉藝領異標新不屑屑拾人牙後慧邑
侯閻公廣居愛其文拔冠童子軍補縣學生益精習

舉子業一字一句皆從經籍中醞釀而出試秋闈屢
報罷羅橫科第若有物焉良之遂絕意進取唯以造
就人材爲兢兢凡執弟子禮來者多方啟迪一切經
解史義必取其疑難剖析之務使學者通曉然後已
中間曾因其家 公官嶺南聘之徃居粵年餘著
粵遊吟草若干卷旅寓中懷人感物弔古傷今有鬱
於內發諸長篇大章急歌短韻類皆別出機軸不苟
勦說雷同故能以詩文維一世歸里後復高懸馬帳
一時肄業諸俊彥經承子厚指授遊泮宮食廩餼者
不下數十人或貧或未能卒業則卻其俸金且賜卹

之日吾爲吾子孫異日讀書地也詰嗣二長鴻軾號
南坡次鴻謨號月峯俱博士具有聲庠序間仙源魏
東樓明經亟稱之贈以文中有維莊也墨長公濡之
維杖也藜次公藝之之語人皆以爲用典雅切兩嗣
君皆不愧斯言云課讀稍暇輒與二三父老談田間
耕耘事娓娓不倦如聽康衢擊壤吟又時藝蔬種竹
鑿池豢魚以消其胸中磊落抑塞之氣是公之有得
於性分之樂者固非淺見寡聞所能窺測其萬一也
公孫心毅孝廉掇拾公生平行誼屬余爲傳余辭不
獲已爲約狀其大畧如此

論曰士生盛世抱殊絕之才鬱鬱不得志僅以一矜
終其身豈不大可痛哉然余謂天與人以賢及與人
以富貴果孰輕而孰重耶公旣得其重者彼輕者又
何足齒數而况以賢敬賢子若孫食富貴之報者且
方興而未有艾也余於心毅孝廉卜之矣

褚君筱南傳

魏 湘

君號篠南字蜚英諱煥派名年雋姓褚氏先世浙江
錢塘人明洪武時遷澧州再遷慈利居三都褚家峪
高祖朝佑曾祖相儒祖延祿父萬瑞祖若父皆以君
貴贈奉政大夫祖母劉母氏朱俱贈宜人君沉練英

毅慷慨負大志論者以爲有古國士風讀書多元悟少習詩古文辭縱橫排盪憂憂異人嘗簡忽其同儕出應州縣試連不得志於有司杜老謂文章憎命其信然歟道光乙未歲澧州刺史登公愛君文拔置第一附博士弟子員時君年已逾三十益自奮與朱松亭譚晴初兩廣文王鏡湖楊翠屏兩茂才負笈游岳麓師事歐陽坦齋先生遍交院中諸賢豪眼界由是大胸襟由是濶而才識且由是益雄辛丑受知於督學使者張列再高等食餼七踏省門應薦者四不第遂無意於進取壹以敦品勵學爲務甲辰贈公及

宜人年屆古稀君憂其衰老徒步走襄陽謁武當山神祈福壽徃還千餘里備嘗辛苦贈公宜人病親侍湯藥日求所以愈沉痾者爰習歧黃術精其業藉以活人無算稍暇爲贈公宜人營壽藏兼通形家日家言遇紛紜聚訟時出一言折之咸帖服家故豐積而能散某歲飢君爲粥與餓者人或稱貸不計償穀價過昂減其半爲富人倡並置義地瘞無歸之民古之人子敬指困宋清焚券大率類是咸陽馮公春泉來令吾邑耳君名欲致之門下君無故足不踐城市性嗜書率子弟輩館零溪寺日課以制舉藝馮聞之因

事下鄉迂道枉顧折節與君訂交凡邑中諸利病悉
心延訪君知無不言備舉所聞見者以陳馮公深嘉
納之故其治行爲前後邑令最咸豐初粵匪滋擾湖
南諸大小縣奉行捐輸濟軍餉北平陳公六琴適官
慈開局縣城邀諸紳耆措辦君預焉首先援例捐訓
導示無私也更以襄事者衆與朱桂邨學博自備資
斧潔已辦公不染一指於鼎邑人士咸稱其廉九年
秋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帥兵征皖駐英山聞君
裕幹濟才馳檄相召君聞信卽偕邢星槎觀察往謁
襄理軍務克復潛山太湖二縣叙功以候選訓導加

知縣銜文忠公令官潛君固辭不就職旋總理皖鄂
糧臺當是時陳逆犯黃州踞其城殺人焚廬舍火四
起夾漢水南北舳舻連江旌旗蔽日殘烽敗羽驚心
動魄鬼啾啾哭漸來逼人糧臺駐安徽華陽鎮運餉
者皆有難色不敢前而君乃慷慨憤激揚帆直上有
祖士雅中流擊楫意不數日抵鄂城士得宿飽遂收
復德安孝感諸郡縣晉同知賞戴藍翎文忠公薨君
以知己才者少還山不復出閉門課孫顏其居曰石
心書屋繫以銘辭著有課孫草藏於家余雅遊君三
十年猶記贈公沒葬穴逼隣余宅石廬墓守制修駟

鹿山房作息靜之所余朝夕過從抵掌談天下事相
得甚懽戊午余重應永定許彝伯大令聘主嵩梁講
席君賦詩餞別余和之有風雨談心成昨夢蒹葭倚
玉信前因之句至今追憶輒不勝人琴俱亡之感也
喆嗣盛湘撫拾君生平行誼乞余爲傳余文何能傳
君顧念君健於文明於事勇於義慎於去就實足爲
後學法故不敢以不文辭

論曰居嘗讀陳同甫中興遺傳竊嘆奇傑魁梧之材
沒沒焉不見功名於世而抱道懷貞老且死牖下者
亦何多也以余交嘗世縉紳先生及知名士不爲少

矣未有如君之見理精守已正者也而今竟不幸而
死嗚呼其不幸者獨君也乎哉

蕉窻先生傳

朱之材

材授業師蕉窻先生姓魏諱萬涵字有容號筆峯書

室前隙地多種芭蕉因又自號蕉窻幼而警敏承庭
訓喜讀書甫九齡從堂兄萬年公學萬年公故宿儒
教先生作文理法一準先民太先生行端品正爲鄉
里所敬憚其課夫子尤嚴年十五始應縣試十七赴
州未得志於學使者太先生憇歸家後督之耕力不
勝輒加撻責十八萬年公歿師事邑明經江羨登先

生受知於固始祝公以經古冠其儕偶爲縣學生越
明年羨登先生館遠方先生家居授徒日侍太先生
及太師母兩老人色笑菽水之供饒有餘歡昆仲二
先生居長壠麓迭奏曲盡友愛視東坡之於穎濱不
啻焉子弟無疎戚遇勤謹者有加禮而秀民之能爲
士益屈曲培之在里黨恂恂飲人以和雖白徒悍卒
亦帖然服與二三友朋交始終如一或以事相譎諉
其可者諾責必踐羨登先生歸道山後其師母年垂
老家貧無子嗣先生歲時伏臘間必遣人問安否且
厚其餽遺俾無凍餒憂視世之師死遂倍者其爲人

賢不肖何如也師母謝孺人淑慎溫惠善體夫子志
理家政得孟母習勤柳母習苦遺意于五人長國珙
聲名炳五國賓榜名湘道光丙午亞元闈墨出遠近
傳誦咸以爲有天崇人魄力女二一適汪一適王俱
詩禮舊族文孫六補弟子員者二鹿鳴重賦直指顧
間事耳左氏之言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材將爲先
空券焉矣先生性至孝乾隆乙卯丁外艱先生瘠毀
泣血幾不欲生太師母勸止之起服後適南淮吳
稷堂編修按臨來漕先生古學歲試皆第一食餼益
肆力於詩書家藏連一月黃經義尤扶剔及後爲制

科文字清真雅正不尚險怪一派古文自出機杼成一家言品格雅近歐曾 嘉慶太師母劉辭世先生感念劬勞號泣呼天蓋如聞王喪蓼莪之痛焉服闋科試臨川李春湖侍講愛其文拔冠多士庚午赴省門預秋賦僅中副舉人先生遂澹於名利不復作出山想惟兢兢以講學傳道爲心善教近五十年一時問字來者遍慈石永桃諸縣幾於戶不能容門下士游泮宮列明經登賢書不下百餘人其啟迪後學也最重主敬存誠嘗謂天下人情風俗之轉移視學術之純駁邪正學術之純駁邪正視此心之誠僞敬肆

未有不誠不敬可以言學卽未有不誠不敬可以爲人者其言抑何悚切也生平不嗜音不飲酒不喜携蒲不輕然諾不談人閨閭事不裸體見門弟子弟子或頽惰恆重懲無稍恕課徒之餘兼嚴自課曾手抄五經二十餘卷註義薈萃衆說名曰易解又著有訓蒙草蕉窓詩文藏稿藝文雜錄待梓造門者清談終晷無一言或涉於僞無一事偶卽於肆倘昌黎所謂古之君子責已重以周者耶卒年七十有二 材事先生久受先生恩爲最深先生之責望乎 材者亦甚鉅無 材不自勉勵悠悠忽忽以至於老徒令白髮笑

人殊可嘆也回憶當日者春風坐我提命親承方擬
和屢衣鉢必仗已傳而孰意括人既萎材竟依然故
吾情異時地下相逢將何顏以對先生乎今值續修
志乘材為先生作傳竊不禁感愧交并淚滢滢其欲
聊也嗚乎

朱桂邨先生傳

魏 湘

朱君桂邨余老友也生平明於義謹於行嚴於責已
寬於律人尺步繩趨似張子房有儒者氣象余心儀
其品之端深惜其遇之蹇每欲為立生傳俾及身見
之稍舒其骯髒抑鬱之氣顧以飢驅遠出文字依人

與桂邨不相晤者近二十年同治丙寅大府行文各
州郡續修志乘適吳縣蔣公進階權縣事謁見時諄
諄以此相囑余領之後邨篆去余仍往永定主崧梁
講席客歲夏五月新任邑侯嵇公遣禮書至古大庸
促余歸命總其成余辭不獲已因偕諸君子入局互
相參考日與桂邨接益悉其行誼廼私仿唐昌黎傳
何蕃宋涑水傳蜀公例作傳以水其人雖才力不逮
古賢而表揚一老成以為末俗風要亦非涉阿好
云傳曰君名佐胡字侍鄉一字桂邨姓朱氏明成祖
時交趾叛將軍朱能帥兵往討凱旋行至明州病歿

其子葬將軍於武陵縣家焉遞傳至 國朝康熙初
吳逆跳梁據雲貴聲言欲取常德窺荆襄其九世祖
玉先公避難遷慈居縣城衙前坊祖大龍號瑞雲父
廷海號燕巖皆以君昆仲貴封儒林郎祖妣楊母氏
冀封安人燕巖公生子二長佐君字經閣署湖北利
川忠路分縣代理利川縣事有政聲次郎君君生有
至性孝友沉浸燕巖公以君晚出絕愛憐之甫蓄髮
卽喜讀書不隨羣兒嬉諸師友咸異目視十齡喪父
哀毀羸瘠作孝幾同崔九兄經閣以綜理家政故不
得專意舉子業命君就外傳君研精殫思六經外若

漢唐諸名人著述靡不宣究爲制藝舍英咀華駸駸
乎入先正之室而躋其蔽道光己丑州試冠軍人邑
庠鄉舉輒報罷君乃絕意進取不復以科名爲念別
構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日坐卧其中盡發祕書
凡天文地理下至星占醫學日者相術卜筮家言一
一龍揭其理而青烏經更通徹元微歲丙午君念考
棚爲士子出身地自廣西陸公繩岡創修後迄今近
七十年坍塌傾圮不堪憩息邀邑紳重建獨任其勞
閱數月告竣尙餘七白金咸豐乙卯粵匪肆亂

詔湖南各縣籌捐輸以濟軍餉北平陳公六琴適官慈開

局縣城請君及諸紳措辦君潔已奉公闔邑皆信其
廉議叙得六品銜儘先訓導補用同治癸亥靖州戈
小坪聿安實授慈利教諭謁文廟見柱石頽壞召君
與商君倡續修議與康靜齋恭軍卽日興工不期年
煥然一新餘錢五百緡現置田若干畝其他若邑東
關外芙蓉渡施舟一隻田一處收租十一石又募置
田一處收租十餘石西關外永安渡施舟一隻田一
處收租三十二石仁心義尙難以覩縷紀存然此足
概之矣邇來年屆古稀公私事概置不問又以抱西
河之戚益灰心於世務畏見一切後來功名之人惟

是閉戶靜坐有二三故人至則把酒談心忽莊忽諧
相與縱論古今人物之成敗文章之得失與洪荒海
外諸奇事以送餘年人以是服君之健而不知其慷
慨抵掌正以銷耗平日之壯心也嗟乎士不幸而生
斯時以絕世雄畧旣潦倒無用於世世遂日爲賤士
則不得不柔靡其骨妄冀當途之一盼而內顧究不
勝愧恥又何如自愛其身效君之優游笑傲爲也噫

康公靜齋傳

魏 澗

人之足以傳世者其非位通顯能文章之謂其謂宅
心制行有以磨鈍而礪俗也予觀獨行傳中所紀東

漢陳仲弓王彥方諸君子類皆一介之士絕無勲名
事業震耀寰區而清風亮節能使百世下聞者興起
頑夫廉而懦夫立豈不以其賢哉歲丁卯錫山嵇宰
宰慈奉大府檄續修志乘徵予偕諸同人入局編纂
康君亦蘭預焉居久之見予所作老友朱桂邨詩題
而問曰古人文集內亦有爲生存賢士立傳以傳者
乎予應之曰有如唐韓愈之於何蕃宋司馬光之於
范鎮是也亦蘭曰若然則予大父靜齋公生平行誼
頗不戾於衆口請引此例煩先生大筆傳之余曰君
大父盛德長者予所夙欽微君言予固將有述也矧

親接言論風采敢忘表揚之義耶謹撫大概而爲之
傳公名成安字自舒靜齋其別字也父盛瑞由丸谿
銜移家入縣城生子男子二長躍海次郎公公生有
至性甫七齡盛瑞翁下世公與伯兄躍海奉母居躍
海理家政督公嚴公奉命惟謹從鄉先生讀無市兒
佻達習弱冠其伯兄以人口繁衍各分爨公廼棄舉
子業習自主計然之術家道日隆隆起母史太安人
絕愛憐之公亦山濶孝思未忍頃刻離膝下凡一飲
一食必豐且世不以累乃兄者世餘年詰嗣一榜名
福庭卽蘭溪孝廉丙申伯氏躍海捐館養諸猶子亦

相繼病歿家遂中落公痛念鵠原米鹽凌雜代爲經理不數載依然富有斯誠詎篤孔懷而利及其後嗣者矣自奉極儉約非大宴會食無過菜待三黨多懸紀貸人爲生或折閱不能償置勿問從子弟輩有弗能自給者計口投食俾無凍餒憂稍敏慧知書義必曲爲培植豐其館穀使讀而年衰無依之老體卹更殷得先民生於我養死於我殯遺意此匪僅哀癯獨亦正以重本支也咸豐辛亥史太安人屆上壽公方擬延賓稱觴效萊子戲綵乃忽以西母約促不得伸烏養之私椎心泣血一切喪葬皆如儀尤尊敬師儒

道光壬辰聘邑明經劉吉堂前輩王家塾課蘭溪凡詩文歲豐其束修羊遠近來附學者胥加禮貌且延至家厚款之又慮輩俗之難曉以正也館事稍暇卽請吉堂前輩註釋關帝覺世真言射劄劉氏庚爲印送以導人於善己亥蘭溪州試第一補博士公愈加策勉己酉登賢書計偕北上試禮部鼎薦未售旋里後復勗以遠到期置身水天無如兩上春官賁志以終致公洒西河之淚傷已然孫枝秀發長宗釗號亦蘭廡貢生卽補訓導次宗鈞號小蘭附縣學生皆少年老成善屬文能大分家聲者又况曾元林立胥

然露頭角焉昌黎謂馬氏家光莫非瑜珥瑤環此語
豈涉於誇乎衆素饒積而能散戚里待以舉火者推
解無怪志遇公舉赴之若熱丙午吾縣考棚漸傾頹
公念爲土子出身地約邑紳共議修整各踴躍募經
費而鳩工庀材公獨身任其勞閱數月告竣餘多金
縣南白竹水往來要津也河廣十丈有奇每春夏漲
發民多病涉公偶過見之心爲惻然丁未春偕朱琢
堂參軍叠石成礪費錢四千緡後圯於水今年復議
重修工已興矣不日可以觀成咸豐乙卯髮逆犯順
蹂躪大湖南北上憲行文各府州縣預籌捐輸以濟

軍餉公首先急公蒙

覃恩封贈兩代先人間里榮之同治壬戌邑大水沿河居
民俱遭溺升屋求拯呼號之聲慘不忍聞公出重賞
僱船救生更遣人賃小舟遍食餓者已死則買棺斂
葬古之人劉翊舍其車馬趙熹濟及婦人耳鳴陰德
大率類此癸亥學博戈小平秉鐸來慈謁

聖見學宮卑陋倡議更建公與朱君桂邨極力贊成之並
捐修甬道露臺越二年廟宇鼎新頤改舊觀尙剩五
百金現置田若干畝作後來補葺之需甚盛舉也尤
難者每年收佃戶和值旱澇必臨田審視或命納十

之五或命納十之二或命不納且撫慰之曰吾實累汝甚至有已納而仍還之者卽歲豐稔亦從未嘗取盈此其仁心義尙殆非諸富人所能及矣其他息爭平訟育嬰振貧諸善行書之更不勝書爾今年近八十矣靜一室外人罕覩其面或登堂請謁則精悍之色猶露眉宇與接談聲如洪鍾一坐傾靡若語及公之瑰意奇行高出流輩輒歛然不以自足是真獨行傳中所紀東漢陳仲弓王彥方一流人物也疇謂古今人之必不相及哉

論曰凡人子孫得一要人不如得一女人何也要人身都高位不過能顯榮其祖父耳而稱述先德揚厲前徽俾得親見之以爲笑樂則特有賢子孫焉亦蘭爲吾邑高才生一日持公狀請局乞傳狀約千餘言累夕讀之不能竟何富於善若是乎雖公不肯以大美讓人而亦蘭之腹爲存手爲集鉅細備錄其才高其志尤足嘉也予詮次其語傳之爲體例所限未能一一盡紀然以不朽有餘矣

